

# 基于乡愁景观的民族村寨乡土文化空间 识别与重构 ——以宝赠村为例

梁振然,秦哲惠,李皓鑫

(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文化逐渐消失的背景下,以宝赠村为例,将“乡愁景观符号”合理融入乡土文化空间的重构研究,构建了乡土文化空间识别体系,提取了乡愁景观符号,归纳了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现存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村寨乡土文化空间重构路径。

**关键词:**乡愁景观;民族村寨;文化空间;识别;重构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志码:**A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来,“乡愁”一词的释义、特征和研究范围在新的语境下有了新的突破。将“乡愁”这一主题引入旅游领域后发现,乡愁情结可以通过旅游得到满足<sup>[1]</sup>，“乡愁旅游”成为人们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有效手段<sup>[2]</sup>。当旅游成为消解乡愁的手段时,乡愁将作为一种景观呈现于潜在旅游者面前<sup>[3]</sup>。在当今快速的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乡愁情感愈发强烈,怀念和向往美好的乡村生活,渴望体验乡土文化。因此,作为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文化空间的识别与重构便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文化空间”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多尺度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城市理论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著作《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在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类的历史活动促进了空间的生产,因而空间包含着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文化,从这一层面上可将其定义为文化空间<sup>[4]</sup>。国内对于“文化空间”这一概念的研究相对滞后。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附件中提出: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sup>[5]</sup>。在此背景下,学者对文化空间的研究渐渐增多,主要围绕其概念与内涵<sup>[6-7]</sup>、构成与影响<sup>[8-9]</sup>、旅游文化空间<sup>[10]</sup>、乡村文化空间<sup>[11-12]</sup>4个方面开展研究。已有成果更多的是对文化空间的概念、变迁和保护等的研究,而对于景观符号在民族地区乡土文化空间重构中的应用研究尚不多见。

一、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的识别

1. 研究对象

宝赠村位于湘桂边境,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县乐江乡西北部,其东面与平等乡交界,西面与湖南省通道坪阳乡接壤。村寨距离乡政府约有 27 km,下辖上寨、普团、江坪(也称下寨)、盘坡、高桥、松六、高塘、高赠、阴山、懂里、上飞冲 11 个自然屯<sup>[13]</sup>,共有 21 个生产组,全村人口 2 260 人,共 568 户,全部为侗族。村寨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 年),历史上,宝赠村交通极为不便,因此现代文化对村寨的冲击较小,侗族文化的原真性保存较好。2017 年,宝赠村被评为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地。随着时代的发展,宝赠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村寨普遍面临的文化空间被压缩、传统建筑风貌消失等问题也悄然而至。

2. 乡土文化空间的识别

乡土文化空间识别要建立一种综合性的识别指标体系。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将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分为物质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物质文化空间是乡土文化空间最形象化的呈现方式,是承载非物质文化的场所,以点、线、面 3 种形式表征建筑、广场、街巷等物质构成要素,使人们能直观地感受乡土文化的魅力;精神文化空间是文化活动得以延续传承和发展的空间,是文化空间保持活力的重要支撑,能增加游客与居民的交流,使游客加深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了解;社会文化空间是满足居民生产、生活和服务需求的空间,为物质文化

空间和精神文化空间延续与发展提供保障,使乡土文化空间整体正常运转(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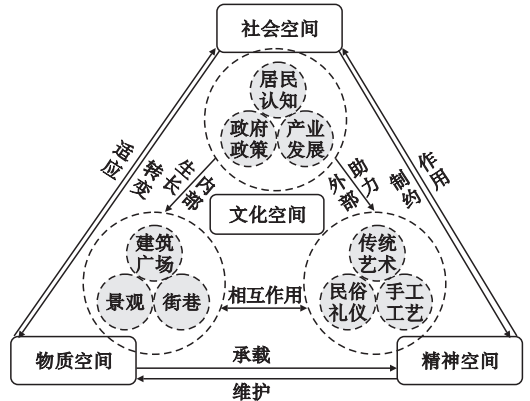


图1 乡土文化空间体系

按照科学性、目的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以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和近年来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空间保护、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sup>[14-17]</sup>为参考,结合宝赠村实际现状,初步筛选出 19 个指标进行量化评价,结合层次分析法,优化选择 16 个文化空间要素并得到其权重,构建出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识别指标体系(见图 2)。一级指标为物质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物质文化空间包括建筑、碑文刻记、交通、民族饮食、民族服饰和手工艺品 6 个二级指标;精神文化空间包括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特色方言,歌舞、节庆活动,村民规约和公共场所 6 个二级指标;社会文化空间包括农耕生产、习俗文化、法制制度和居住空间 4 个二级指标。经识别,宝赠村共有文化空间单元 14 处(见图 3)。其中,分布于全村的传统风貌建筑中的传统民居文化空间属于多发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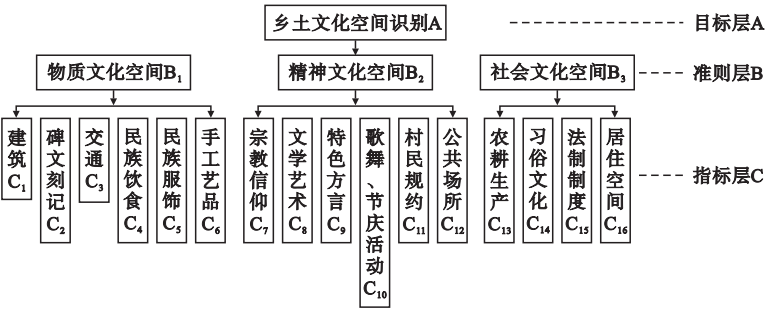


图2 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识别指标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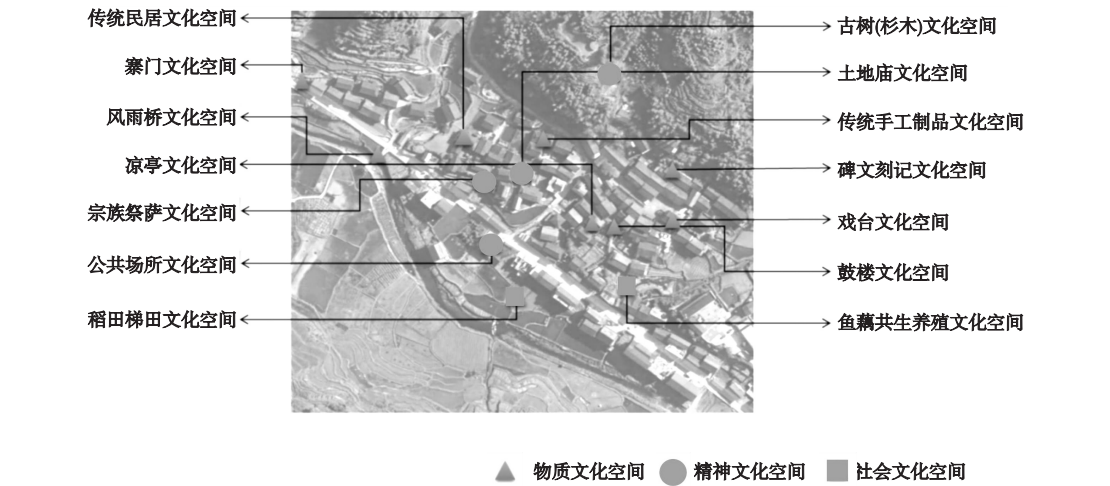


图 3 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单元平面分布

二、乡愁景观符号的提取及其与乡土文化空间的对应关系

1. 乡愁景观符号的提取

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乡愁景观符号”是乡村特色的具象化提炼,是区别于其他地区乡村风貌的重要标识,更是避免乡村同质化的关键。通过查阅文献和现场访谈,挖掘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乡愁景观符号<sup>[18]</sup>。设计并发放 200 份调查问卷(其中居民 134 份,游客 66 份,含网络问卷),问卷全部回收。结合问卷中“您认为最能代表乡愁的要素是?(可多填)”,定向收集乡愁景观符号关键词 325 组。由于样本数量较多,根据统计学小概率原理,将次数小于 6 次并且不具备典型性的乡愁景观符号元素剔

除,最终保留 39 种高频出现的乡愁景观符号。依据其内容特征,将 39 种乡愁景观符号分为“物质性文化元素”(包含 4 个小类)和“非物质性文化元素”(包含 5 个小类)两个大类。最终,提取出宝赠村乡愁景观符号共 34 种(见表 1)。

2. 乡土文化空间与乡愁景观符号的对应关系

根据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的识别和乡愁景观符号的提取,分析得出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与乡愁景观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后期乡土文化空间的重构提供前提条件。分析结果表明,宝赠村的 14 处乡土文化空间所提取出的乡愁景观符号包括 34 种,乡土文化空间和乡愁景观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呈现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的形式(见图 4)。

表 1 宝赠村乡愁景观符号系统组成

符号类型		符号元素及内容
性质	类别	
物质性文化元素	自然风貌类	稻田、梯田、池塘
	景观类	石板路、构筑物
	建筑空间类	门、窗棂、墙壁、梁托、建筑材料、萨堂、凉亭、桥身
	手工制作类	侗家三宝、服饰纹样、竹编制品、花样捶布、打糍粑
非物质性文化元素	历史故事类	金盆地、萨岁
	民族文化类	多耶舞、侗族大歌、传歌、芦笙踩堂舞、吊龙舞
	风土民情类	趣味竞技、民俗巡游、侗族婚礼、迎亲
	节事节庆类	祭萨节、关公节、百桌宴
	声音类	动物鸣叫声、侗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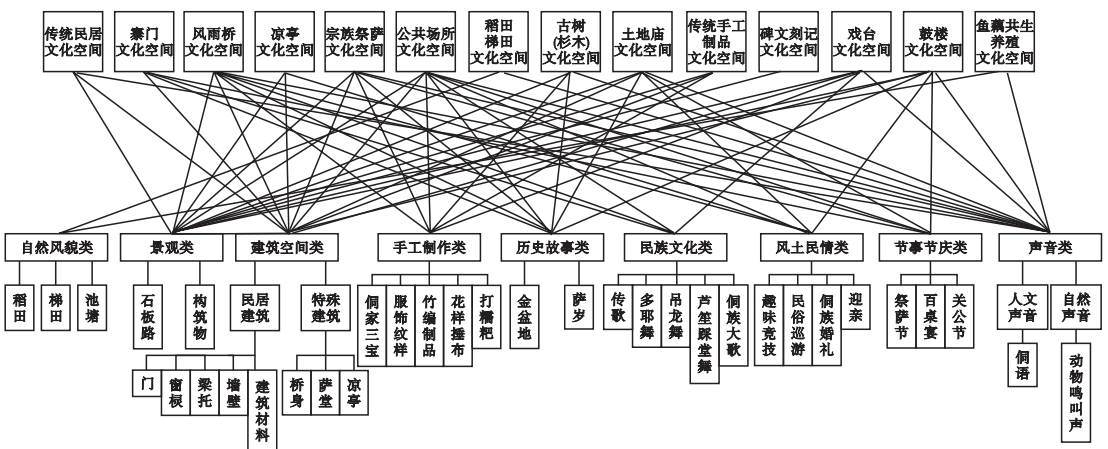


图4 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与乡愁景观符号的对应关系

三、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现存的问题

根据如图2所示的乡土文化空间识别指标体系,利用 AMOS 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基于居民和游客的数据,构建乡土文化空间总体认知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物质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对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总体认知均呈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归纳出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现存的问题。

1. 物质文化空间要素缺乏

(1)保护利用不当。因地理环境的变迁和现代文明的冲击,加之缺乏日常的维护和合理保护,传统建筑遭受到严重的自然损毁或人为破坏,部分居民将其从吊脚楼的形式翻新为现代新式建筑。人们对便利生活的追求使传统建筑空间与现代生活方式产生了冲突,并且二者之间难以维持平衡。在与当地村委的交流中得知,只有老年人常年穿戴当地的民族服饰,而多数居民对服饰图案的寓意都是一知半解。平时用于农活的工具,也缺少与侗族文化元素或符号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化的传承。

(2)空间功能丧失。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村落公共场所的功能逐渐弱化。村寨中“点”状形式的文化空间要素,如池塘和水井等,是人们饮水、洗涤等日常用水的交流空间,但自从家家户户安装了自来水管道路后,池塘和水井的使用频率随之降低。承载着宝赠村历史记忆且具有地理标识功能的碑文刻

记、匾额等文化景观空间的内涵已逐渐被居民淡忘,部分碑文刻记因无人打理,周边杂草丛生,其功能作用已逐渐丧失。

2. 精神文化空间传承困难

(1)文化传承困难。在现代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乡土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年青人大量外出务工导致村寨“空心化”,节事节庆等活动举办次数减少,文化空间使用频率降低,居民对其文化认知减弱,文化传承难以延续。

(2)文化内涵缺失。宝赠村每年会以风雨桥和鼓楼等为主要载体举办百桌宴、祭萨节等节日活动,虽然活动氛围格外融洽,但仅是观赏性强,游客对其民俗节庆文化内涵知之甚少。

3. 社会文化空间保障不足

(1)公众参与度不高。稻田与梯田是侗族农耕文化的代表,辽阔的视野与壮美的景观吸引了不少外来游客。多数居民依靠耕种梯田和稻田来增收,很多村寨会因资金不足引进社会资本,政府、企业和居民同为村寨的管理者,但在一定层面上居民缺少话语权,导致其民族文化保护意识淡薄,保护或重构村寨的参与度不高。

(2)保护制度体系不完善。乡土文化空间保护缺乏针对性政策,对于不同的文化空间也没有进行针对性管理。管理制度的缺失和侗族乡土文化的流失,导致了文化活动的衰落和文化空间的废弃。举办的活动多以追求商业利益为主,村寨失去了独有的特色,且



部分习俗的具体内容只有老一辈居民了解,游客则无从得知。

#### 四、乡愁景观符号在乡土文化空间重构中的应用

民族文化的保护,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护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民族村寨乡土文化空间的重构,就是对乡土文化空间进行重塑与再现。针对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现存的问题,笔者力求基于“乡愁”,将景观符号分别应用于物质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

##### 1. 在物质文化空间重构中的应用

宝赠村物质文化空间的重构秉承“因地制宜、有机更新”的原则,着重进行建筑空间的延续和再生以及公共空间的合理利用,恢复传统文化设施,提高场所使用频率,增强公共活动空间活力。

(1)应用于建筑空间。保护方法包括维修、养护、利用和更新。在遵循建筑保护等级的基础上,通过延续、扩大、改变原有功能3种方式进行建筑更新(见图5)。延续原有功能即进行原真性修复,例如:提取服饰、扎染等符号应用于建筑细节设计,赋予其文化内涵;举办晒家谱、族谱及各类文书等活动,宣传民族建筑文化。扩大原有功能即合理利用原有功能,如将常年搁置的名人故居转换成博物馆、手工艺展览馆等,保留原有建筑风格,檐边用侗族符号图案搭配建筑细部设计,

增强空间使用功能。改变原有功能即进行修缮并赋予新功能,例如:改建部分废弃建筑,将其更新为活动中心,增强其服务功能;打造“百匠文化艺术村”,吸引手工艺人、民宿商家等入住并经营传统建筑,提供可持续性的管理和利用。

(2)应用于公共空间。宝赠村的一处公共广场空地,基础设施仅有篮球架和简易设施,对其进行功能再生,将其改造成供居民进行节事节庆艺术表演或开展日常文娱活动的乡土文化空间。首先,将景观符号应用于文字镂空景墙中,直观地表达场景叙述的核心内容,展现传统文化形式美的同时营造场地的文化氛围。其次,应用于地面浮雕,内容以侗族文化符号为主,向游客展示侗族的发展与变迁、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最后,设置休闲娱乐设施,吸引居民参与日常、节庆活动。例如:白天可供孩童嬉戏和老人运动或下棋;夜晚可放映电影,或组织歌舞等集体活动;每逢传统节日,也可在此开展相应的节庆文化表演活动(见图6)。

##### 2. 在精神文化空间重构中的应用

在物质文化空间重构的基础上,结合宗族祭祀、传统工艺文化、民俗节庆等精神文化空间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用民俗体验、技艺传授等富于参与性和体验性的方式串联整个文化空间。景观符号在精神文化空间重构中的应用秉承“原真传承、创新发展”的原则,合理开发文化资源,提供文化活动体验,传承和创新传统工艺,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彰显其独特的文化特色。构建符合各类文化空间的保护及发展模式,形成“一村一品”的良好格局,增强民族文化活力。

(1)应用于各类文化空间。宝赠村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源,应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活态化保护。①宗族祭祀文化空间。第一,建档清底,建立数据库,保护其完整性;第二,提取出祭萨等民俗活动中的景观符号,制作手册便于宣传;第三,鼓励村民自发组织开展形式多元化的祭祀活动(见图7)。②传统工艺文化空间。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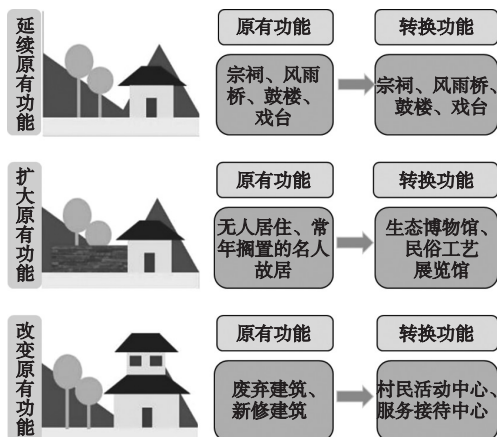


图5 建筑空间的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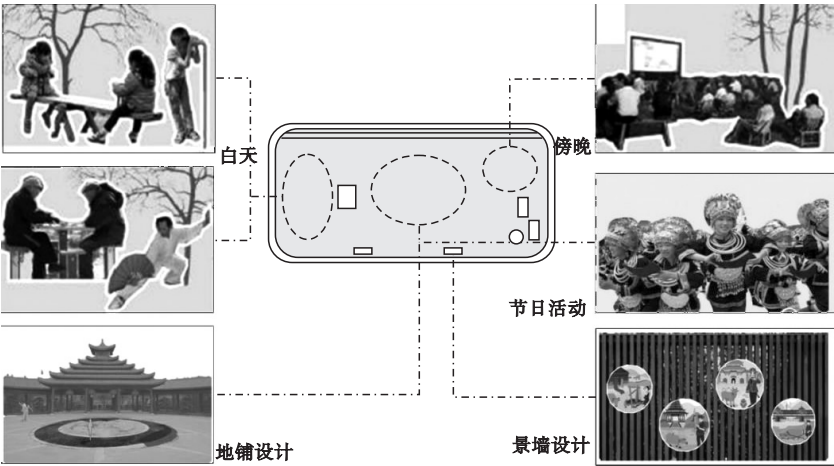


图 6 广场空间的改造

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古书院、碑文刻记等作为旅游资源联合开发成村寨的文化资源站,提供居民学习和游客游览的空间;第二,采取暑期下乡、实地写生等形式,将学习和文化体验相结合,形成村寨乡土文化空间优美的文艺景观。③民俗节庆文化空间。第一,

利用广场、戏台等展示民俗文化,或结合居民日常的街巷与艺术表演,以动态的表演形式增添村寨的生动氛围;第二,添加文化景观小品,如侗族大歌等动态形象雕塑,突出场地的文化性和特色性,增强场地的趣味性(见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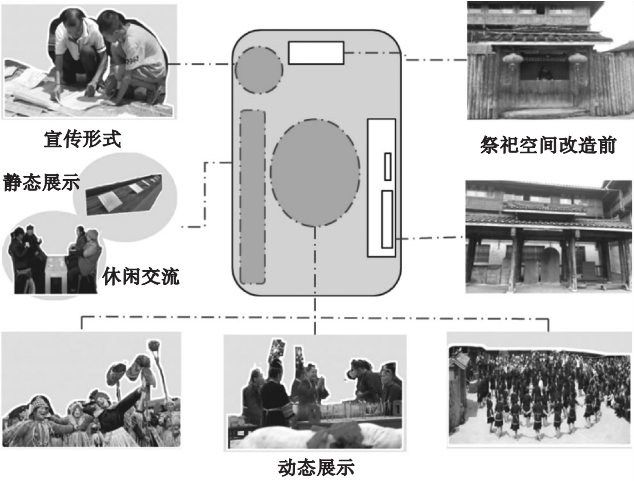


图 7 祭祀文化空间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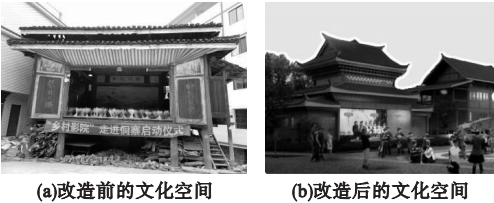


图 8 文化空间改造前后对比

(2)应用于传统工艺空间。在手工工艺品的制作、产品的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创新。一是增添文化符

号,采用墙绘、浮雕等形式讲述民族故事;二是塑造场景,利用传统工艺空间周边空间,设计富含文化特色的景观节点,促进居民和游客的互动交流;三是加深记忆,把传统工艺制品转变为可携带的文化符号产品,既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保护作用,又促进后辈重新了解侗族文化并积极承担传承与创新的重任(见图 9)。



(a)传统工艺文化空间

(b)传统手工技艺

图9 传统工艺文化空间展示

### 3. 在社会文化空间重构中的应用

为保障社会文化空间的发展,景观符号在其重构中的应用秉承“良性互动、科学组织”的原则,将农耕、住宿以及习俗文化空间与旅游相结合,使其走上产业兴村、生态美村、富民强村之路。

(1)应用于农耕文化空间。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展特色农耕活动,打造农耕、茶园采摘体验区和农业观光区,为游客提供体验农耕乐趣的机会,传播侗族农耕文化,并设置休憩空间,提供休闲服务。积极融入历史故事、民族文化等景观符号,打造侗族农耕文化主题空间,如增设侗族传统农耕文化的科普宣传栏,侗族农具、农作物等造型的景观小品,稻草编制的放牛人雕塑等,营造文化氛围的同时优化游客的体验感。合理规划观赏路径和观光平台,其材料尽量选择乡土材料,如凸显侗族特色的木质材料、碎石铺装等。积极维护乡村农耕景观原貌,在保护原有农作物场地的同时为游客提供视野开阔的农业景观(见图10)。



图10 农耕文化空间中的符号应用

(2)应用于住宿文化空间。挖掘并应用彰显民族特色的景观符号,强化侗族文化记忆,如以吊脚楼、梯田景观、水稻特写等为原型提取景观符号,通过将抽象变形的设计应用于酒店民宿的内部装饰,提供真实的“侗

居”体验(见图11)。优化住宿文化空间,形成集农业景观、旅游休闲、乡村民宿、文化创意于一体的发展模式。



图11 住宿文化空间中的符号应用

(3)应用于习俗文化空间。挖掘和提炼展示习俗文化的景观符号,塑造联系情感和场所的文化空间。以居民为主体,用形象生动的表演方式来宣传侗族习俗文化,如针对侗族的婚恋和丧葬等习俗内容,采用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 VR)等情景模拟再现的模式,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与体验侗族文化氛围,同时录制影像资料以便流传,保护并传承文化空间。

## 五、结 语

以宝赠村为例,识别出14处文化空间单元,并提取出34种乡愁景观符号,乡土文化空间和乡愁景观符号之间呈现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的对应关系。运用AMOS 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结合实地调研发现宝赠村乡土文化空间存在物质文化空间要素缺乏、精神文化空间传承困难和社会文化空间保障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将乡愁景观符号分别应用于物质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民族村寨乡土文化空间的重构路径,以期传承乡土文化特色,活化民族村寨乡土文化记忆,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 参考文献:

- [1] 胡传东,李安秋. 发生本质、困境摆脱与悠悠乡愁[J]. 重庆社会科学,2016(3):75-81.
- [2] 董培海,李伟. 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

学的理论探索[J]. 旅游学刊,2013,28(4): 111-120.

[3] 谢彦君,于佳,王丹平,等. 作为景观的乡愁: 旅游体验中的乡愁意象及其表征[J]. 旅游科学,2021,35(1):1-22.

[4] 温莹蕾. 文化空间理论视角下的乡村发展路径探索:以山东省章丘市朱家峪村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16,23(2):64-70.

[5]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EB/OL]. (2018-12-19)[2022-12-0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37.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37.htm).

[6] 崔旭. 中国非遗保护语境下文化空间的空间化问题反思[J]. 东南学术,2022(5):116-124.

[7] 赵静睿. 城市遗产文化空间的认知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学,2021.

[8] 杨俊涛. 平顶山市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保护与更新研究[D].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5.

[9] 吴茜婷. 贵州省安顺市云山屯“文化空间”变迁与影响因子相关性研究[D]. 贵州:贵州大学,2016.

[10] 丁璵. 旅游型传统村落乡土文化空间营造途径研究[D]. 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16.

[11] 许杨. 长阳县乡村文化空间单元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6.

[12] 张伟. 乡土聚落镇山村中的“文化空间”变迁[J]. 住宅与房地产,2019(12):285.

[13] 赵巧艳. 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研究[D]. 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3.

[14] 马青,郭曼曼,靳升,等. “物质-社会-文化”空间视角下的乡村规划[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3):239-245.

[15] 闫冬冬,夏安桃.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空间优化研究:以山西街村为例[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1):122-129.

[16] 李亮.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现代性重构研究[J]. 新疆社会科学,2021(6):142-152.

[17] 李晓杰,郭文兵. 空间生产下少数民族再造村落文化空间重构探讨:以四川黑水县色尔古新藏寨为例[J]. 房地产导刊,2019(18):8-9.

[18] 魏佳赞. 传统村落保护导向下的关中乡土景观元素提炼与传承研究[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5.

Ident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e Space in Ethnic Villag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ostalgia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Baozeng Village

LIANG Zhenran, QIN Zhehui, LI Haoxin  
(College of Tourism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loc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aking Baoze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e reconstruction of “nostalgia landscape symbol” into the local cultural space is studied.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the local culture space, extracts the nostalgic landscape symbols, and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local culture space in Baozeng Villag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construction path of local culture space of ethnic villages.

**Key words:** nostalgia landscape; ethnic village; cultural space; identification;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高旭 英文审校:林昊)